

俞平伯論紅樓夢

上

俞平伯論紅樓夢

上

啓功署籤



上海古籍出版社

俞平伯論紅樓夢

下

啓功署籤



上海古籍出版社

俞平伯論紅樓夢

(全二冊)

俞平伯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聯合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36 插頁 11 字數 771,000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

ISBN 7-5325-0276-7
I·118 定價: 8.05 元

目 錄

與顧頡剛討論《紅樓夢》的通信·····	一
紅樓夢辨·····	六
附錄 《紅樓夢辨》稿之失而復得·····	三四
修正《紅樓夢辨》的一個楔子·····	三七
關於《紅樓夢》——答王南嶽君·····	三二
答延齡先生·····	三五
附錄 給俞平伯先生的一封信·····	三八
與延齡先生論炕·····	三六
《紅樓夢辨》的修正·····	四一
關於《紅樓夢》的一封信·····	五一

林黛玉喜散不喜聚論（擬窗課體）	三五三
脂硯齋評《石頭記》殘本跋	三五七
《紅樓夢討論集》序	三五九
《紅樓真夢傳奇》序	三六三
關於「曹雪芹的生年」致本刊編者書	三六五
紅樓夢研究	三七七
《紅樓夢》的著作年代	四〇〇
《紅樓夢》的天齊廟	四〇九
《紅樓夢》簡說	四二一
讀《紅樓夢》隨筆	四二三
我們怎樣讀《紅樓夢》	四二七
《紅樓夢》的思想性與藝術性	四二五
曹雪芹的卒年	四三九
《紅樓夢》簡論	四四三
《紅樓夢》評介	四六三

《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序言·····	八七一
《劉老老一進榮國府》裏板兒的輩分和青兒、板兒的關係·····	九〇七
略談新發見的《紅樓夢》抄本·····	九一一
「不當家花拉的」·····	九一五
《脂硯齋紅樓夢輯評》引言·····	九一九
讀《桐橋倚棹錄》，注《紅樓夢》第六十七回數條·····	九三三
附錄 題顧頤剛藏《桐橋倚棹錄》兼感吳下舊淙絕句十八章（其九）·····	九三七
影印《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十六回後記·····	九三九
《影印《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十六回後記》的補充說明·····	九八三
《紅樓夢》中關於「十二釵」的描述·····	九八五
談新刊《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	一〇四九
題《石頭記》人物圖（七古一首）·····	一〇七七
記「夕葵書屋《石頭記》卷一」的批語·····	一〇九
致靖本收藏者信兩件·····	一一〇
題贈全國《紅樓夢》討論會·····	一二三

「舊時月色」.....

一三五

索隱與自傳說閒評.....

一四二

與顧頡剛討論《紅樓夢》的通信

此一九二一年我與顧頡剛兄討論《石頭記》之往還書札。今經整理繕寫，將付《紅樓夢學刊》發表。忽忽六十年，故人徂謝，追念昔游，感慨系之。

一九八一年 俞平伯

一

頡剛兄：

禮拜一上午我到您這兒去，看見介泉，曉得兄已早半天走了。隨後就接到您天津來信。

與顧頡剛討論《紅樓夢》的通信

查書底結果如何？頗能滿意否？我日來翻閱《紅樓夢》，愈看愈覺後四十回不但本文是續補，即回目亦斷非固有。前所談論，固是一證。又如末了所謂「重沐天恩」等等，決非作者原意所在。況且雪芹書既未全，決無文字未具而四十回之目已條分縷析。此等情形，吾輩作文時自知之。您以為如何？

我想，《紅樓》作者所要說者，無非始于榮華，終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緬古歡，綺夢既闌，窮愁畢世。寶玉如是，雪芹亦如是。出家一節，中舉一節，咸非本旨矣。盲想如是，豈有當乎？

平伯 十、四、廿七。

二

韻剛兄：

接到你的蘇州來信，快活得很！我這兩天因為怕本年有留學考試，故須預備一點功課；以此俗事，不能細讀《紅樓夢》一遍，可恨之至！

你叫我詳述我底懸揣，我姑且選一個題目瞎說一起。四十回目錄是原有的，是後補的？我敢妄斷確系高君所補。我有幾個證據：

(1) 我們既相信《紅樓夢》爲作者自述其平生之經歷懷抱之作，而寶玉卽爲雪芹底影子，雖不必處處相符，（因爲是做小說不是做行狀）但也決不能大不相同。如果真大相遠，我們就不能把寶玉當做作者底化身；并且開卷上所說「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此語更應當作何解說。既如此，我們且看雪芹他自己怎樣說自己，再看後四十回高君怎樣寫寶玉，再看回目上怎樣點明，就可以曉得什麼是原文，什麼是補作了。

寫完這段，忽然看見一條很可注意。第一回上說：「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都是按迹尋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據此可見《紅樓夢》所寫大半是實事，我們更可以得一綫索了。

雪芹自己說：（均見一回）

風塵碌碌，一事無成，

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

當此蓬牖茅椽，……

況對着晨風夕月，階柳庭花。

高君所補回目及本文：

寶玉中鄉魁。

復世職賈政沐天恩

沐皇恩賈家綿世澤

寶玉却塵緣

第三回贊寶玉《西江月》

與顧頡剛討論《紅樓夢》的通信

「抄家」事聞兄言、

「有貧窮難耐淒涼」之語。

若甘心出家，何謂難耐淒涼乎？

無考，則回目是高補，又是一證。

綜觀八十回全文，非但未含寶玉中舉，賈家重興這些意思，并且也沒明文說寶玉將來出家。譬如《紅樓夢》，一名《情僧錄》，這是譬喻說法，不一定要寶玉做和尚才可以叫「情僧」。寶玉對黛玉說你死了我做和尚，但後來對襲人也是這般說，故黛玉笑他「你做了幾個和尚」，則寶玉要做和尚也只是口頭禪，不必呆指。又第五回《紅樓夢曲》最後一折有「看破的遁入空門」一語，則是明說。但此爲《十二釵曲》，未折總結上文，句句皆有所指。此句明指惜春、妙玉，與寶玉無干。既如此，所以盡可不呆做法，不必定說寶玉出家。由盛而衰，由富而貧，由綺麗而淒涼，由驕貴而潦倒，即是夢，即是幻，即是此書本旨，即以此提醒閱者；第一回。過于求深，則反迷其本旨矣。我們總認定寶玉是作者自托，（此點大約已無疑義。）即可以以曹雪芹著書時的光景，懸揣書中寶玉應有的結局。惜曹雪芹事迹無考，我們只能從本書引言中略窺一斑而已。究竟此種懸想是否真確，非有他種證明不可，現在不敢確說。但回目之偽尚有一事可證。

（2）最奇怪令人注意，而覺前後之不銜接，莫過于第三十一回「因麒麟伏白首雙星」一語。介泉亦言之。且不但回目異常明顯，即本文亦然：

(一)寶玉因湘雲有麒麟，故取之(廿九回)。

(二)翠縷明辨陰陽配偶之理(卅一回)。

(三)寶玉說：「倒是丟了印平常，若丟了這個我就該死了！」可見麒麟決非偶然，決非閑文(卅二回)。

(四)四十九回李嬌娘說：「怎麼那一個帶玉的哥兒，和那一個挂金麒麟的姐兒，……」特意并題，明指金玉，更非無意。

其余別的證據，可以使我們胡揣作者處置湘雲底辦法也還不少：

(一)紅樓夢曲云：「厮配得才貌仙郎，(疑即指寶玉)博得個地久天長，(即所謂白首雙星)。」

(二)廿一回寫湘雲睡態，寶玉愛洗臉水，湘與寶梳頭，均極工細明活，非無意之筆。

(三)全書凡寫到湘雲都賣氣力，與釵、黛齊驅。若現在做法，湘雲嫁了一個極不相干的人，文章有寶主混雜的弊。

即此等考慮都視為比附穿鑿，但「因麒麟伏白首雙星」怎樣解法？何謂因？何謂伏？何謂雙星？在後四十回本文中，回目中，有一點照應沒有？換言之，非三十一回之目有誤，即後四十回之本文目均系高君補作。若兩者俱不承認，則非解答前項之問題不可；或假定作者疏忽。但我敢斷言曹雪芹若如此糊塗疏忽，決不會做《紅樓夢》。此書雖有支離之處，但均是小節目，不可以此相提

并論。

(3) 除掉這兩大端，我們從做文章底經驗，也可以斷定回目系補作的。因為現在已證明四十回之文非原有的，我們也可以推想得出回目底真假。譬如一篇文字未落筆之先，自然有一個 Outline，但這個是不成文的。真正的題目、節目非等文字大備修飾終了的時候才編得出。雪芹既無後四十回之文，決不會先有榮若列眉四十回之目。先有確定成文的題目，然後依題做文章，在考場中有之，在書室中却不會有。做文章的次序應是：

概括的主旨——文字——成文的節目

若把回目在前，文字在後，是車子在馬前了，豈不是個笑話。我想有正書局抄本《石頭記》，八十回後無文無目，却是原書真面目。你意如何？

既承認只有八十回的《紅樓夢》，那麼我們就有無數胡思亂想可以發生了！我們很可以憑各人底旨想來狗尾續貂了！這是另一事，我現在還沒甚大意見可說。必定要在本書上尋出許多證據，才有可討論的價值。我沒細讀原書，所以也喪失說廢話底資格了。希望你將你底意見詳細告我。我寫這封信已對你盡了義務了，應該享受些權利才是啊！

我今天找着一段話很可以幫助揣想：第四回寶釵出場有選妃一段，并云薛蟠入都「一來送妹（寶釵）待選」。我覺得很奇怪，你有意見麼？

這封信請你爲我留起來，因爲這幾段意思我沒有另外稿子。

弟平伯 五四夜。

附錄

顧頡剛答書

平伯吾兄：

昨天接到來信，細讀一過，佩服得五體投地。經兄這樣一考，高鶻的補撰回目是確定了。我的意見，等下星期到京後面奉。適之先生和我來往的信，也當奉上。

我對你這封信上稍微有些意見：惜春出家也是末四十回的事，「十二釵曲」看破的遁入空門」一語，似不能確定指他。或者曹雪芹當時確有待全書煞尾時把「二人」遁入空門」之意，可惜他不及做完了。

我疑心曹雪芹的窮苦，是給他弟兄所害。看「紅樓夢」上，個個都歡喜寶玉，惟賈環母子乃是他的怨家；雪芹寫賈環，也寫得他卑賤猥鄙得狠；可見他們倆有彼此不相容的樣子，應當有一個惡果。但在末四十回，也便不提起了。

接曹寅織造的任的，是曹頤，——曹寅的子姪輩。適之先生因看見「棟亭詩別集」，「珍兒殤」書此忍痛，兼示四姪」的詩上，有「承家望猶子，努力作奇男」語，假定爲曹寅只有曹珍一個兒子，他死了，便立姪兒爲後；既立之後，天祐生

了，寵愛之極，所以題了這個名字；或者生在曹寅死後，亦未可知。因此，須把曹雪芹生年及作《紅樓夢》年代移後。我想，「承家望猶子」上尚有「多才在四三」語；可見「承家」一語是從多才而來；「承家」只是「克家」的意思，不是承嗣之義。因為寶玉幼時，若沒有賈政在，應當另是一種天地，不會象現在書上一樣。賈政對於賈環的卑賤，寶玉的癡惑，都是不歡喜的，所以曹寅的詩上把「承家」希望到姪子身上，也是有的。我的意思，《紅樓夢》上把弟兄排行弄亂了，賈環應是比寶玉大，父死之後，由他襲職，——七十五回末了，賈赦拍着賈環的腦袋笑道，「以後就這樣做去，這世襲的前程就跑不了你了」，似可作證，——寶玉那時，不相容的弟兄握了勢可以欺他了，庇護他的祖母當也死了，他又是不懂世故人情，不會處世，于是他的一房就窮下來了；到了中年以後，做《紅樓夢》的時候，已是窮得不堪了。不久，或者他竟病死了，所以這部書沒有做完。

以上都是我的臆想，沒有事實的證明，終只好做懸案。不曉得以後能夠發見曹雪芹的事實不能？我本《紅樓夢》極不熟，現在擬細看一過，不知能成事否。

做《儒林外史》的吳敬梓，和做《紅樓夢》的曹雪芹，都是世家之子，都弄得一貧如洗，都是痛恨舉業俗學，都不願意練習世故，都有描寫人物的天才，生的時代又差不多，也是「無獨有偶」的事！

我擬于五日後北行，或在南京住一夜，去訪訪隨園遺址。相見期近為快！

三

頤剛找兄：

我聽見你就要來京，歡喜得很！但現在教潮變卦，你也來麼？

你來信所說幾段議論都極妙。你并指出我前信底疏忽，尤爲感之！我想雖不定指惜春，但續《紅樓夢》者在這一點上並沒有雪芹底原意。「十二釵」底結果，大半可以從冊子及曲子裏看出。惜春底結局，我們也可以從此推斷。《十二釵》裏畫一美人看經，其判云：「勘破三春景不長，緇衣頓改昔年妝。……」確是惜春，移用他人不得；元、迎、探三春死者死，嫁者嫁，故云然也。《十二釵》云：「將那三春看破，……聞說道西方寶樹……」，與冊文并合，尤爲佳證。

我現在對《十二釵》，自謂頗有所獲，特未免過于穿鑿之見，與從前解經者頗相似耳。我講點我底新發見給你聽，如何？

《十二釵》·飛鳥各投林，末折是總結；但宜注意的，是句句分結一人，不是泛指，不可不知。除掉「好一似」下二句是總結本折之詞，以外恰恰十二句分配十二釵。我姑且列一表給你看看。你頗以爲不謬否？我自己頗以爲甚確，特書生故態未免可笑耳！表之排列，依《飛鳥各投林》原文。